

## 當年情

閒談中朋友打趣問：「你一生中有多少個重要的女人？」

「三個！」我毫不猶疑地答。

妻子在旁臉色稍微一沉！

「是我的母親、妻子及瑋鑾老師。」

我笑了，妻子也跟著笑了。

當年吾妻也是同班同學，我們盧老師的學生認識老師已屆四十載，交往祇寥寥幾個寒暑，其實擁有一天難忘的聚首，我就於願足矣。

人家學生遍天下，成就者屈指難數，其餘的日子就讓有心的同門「師親戚」去分享，要是惦念老師的時候，我可以隨意翻閱她不同層次的著作，溫馨就會滿瀉了。

一日為師，終生為師。管她收不收入室弟子，我私下認定了她為照路的明燈。

回首中四那年中文的第一課，嘩，不得了。那裡跑出來一個不拘言笑，表情木訥，嚴肅得嚇人的矮小怪老師？！  
慘啦，往後上中文課的日子怎麼過？

朋友，不要氣餒，人真的可以在「逆境」中求存的，同學們在「大盧瑋鑾勵治時代」下都不是掙扎過來了嗎？

為了反映我們的不滿，有一次我大膽提筆在寫給她的週記功課裡宣洩一下。同學們對她的敬少畏多的心態，順帶談談她或可行的為師之道，從而促進師生的溝通。幸好老師陛下還是講理的人，在她當政的「朝代」也沒有推行「文字獄」，否則我就算完成了偉大的《史記》也得變作腐刑後悽慘的司馬遷。

中四年代的學生本應個個滿臉孩子氣，青春逼人。真可以說是少年不識愁滋味。老師卻不經意給我惹來惆悵無限。正是那天課堂外刮了陣風，校園內雄偉矗立的木棉樹卻隨風抖擻了漫天飛絮，如歌如泣、淒美動人。

老師頓時停了課，舒了口氣，呆望著窗外遠方，對突如其來的影像憧憬緬懷。我竟發現自己在偷看她站在窗邊光影下半側素臉的同時，莫名的愁悠然而生，我感到驚慄、閃縮、震撼、惘然

「引刀成一快，莫負少年頭！」

嗨！老師跟著吟詠了兩句汪精衛被斬首前一刻的壯烈豪情，驀然把我從迷失中拉過來。大紅的木棉花整朵整朵從樹幹投下地面時，拍撻拍撻地從容就義，何等英雄氣蓋！所以我們叫它英雄花。

老師說英雄花有多瀟灑，汪精衛就有多瀟灑！雖然汪精衛算不算英雄還沒有定論。

看！我們幼稚弱小的心靈多輕易被老師三言兩語的渲染，就義無反顧地背負起近代史、大時代的包袱，慨嘆自己生不逢亂世，未能隨時隨地拋頭顱，灑熱血，為理想而理想一番。

很佩服盧老師驚人的記憶力。

當年你坐在課室哪一角落，她現在大都清晰記起。程度恍似侵華前日間諜在中國版圖上將每一條村落、每一口水井的位置都詳細「記起」。或許是唸文學歷史的都較懂得如何有效率去編織前人的千絲萬縷。

老師，恕學生不才，未能領悟妳這優點，年紀漸邁，腦袋愈不靈光，印象轉瞬即逝，唯一沒有忘記的，就是老師叮囑我們要事事用心。對人，以真心，誠心。對事理，以細心，靜心。對物，以平常心。總之要堂堂正正做個有心人。

那麼，當年情，我就隨她，刻骨銘心。

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四日 陳耕仁於香港